



# 世界在危机和 抗议之间摇摆



汇编24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0年1月

\*2019年12月20-21日，印度群众在德里贾玛清真寺从早到晚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公民权利修正案和公民登记制度。

左图：Sreekanth Sivadasan

右图：Peoples Dispatch / V. Arun Kumar

# 世界在危机和抗议之间摇摆



我们正处在一个抗议的时代: 没有国家能免于示威活动, 示威人群涌上街头, 向无视人民需求和愿望的体制提出挑战。数百万人经历着失业的痛苦和屈辱, 感受到国家在教育、卫生、扶贫、老人护理等方面开支的削减。斗争口号用不同语言表达, 但含义是一样的: 我们拒绝、我们抵制、我们不能容忍紧缩政策的泛滥。

1 月份汇编的第一部分快速概述了全球事务, 第二部分由南非、印度以及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等地办事处提供其所在区域的详细报告。



# 第一部分

## 债务和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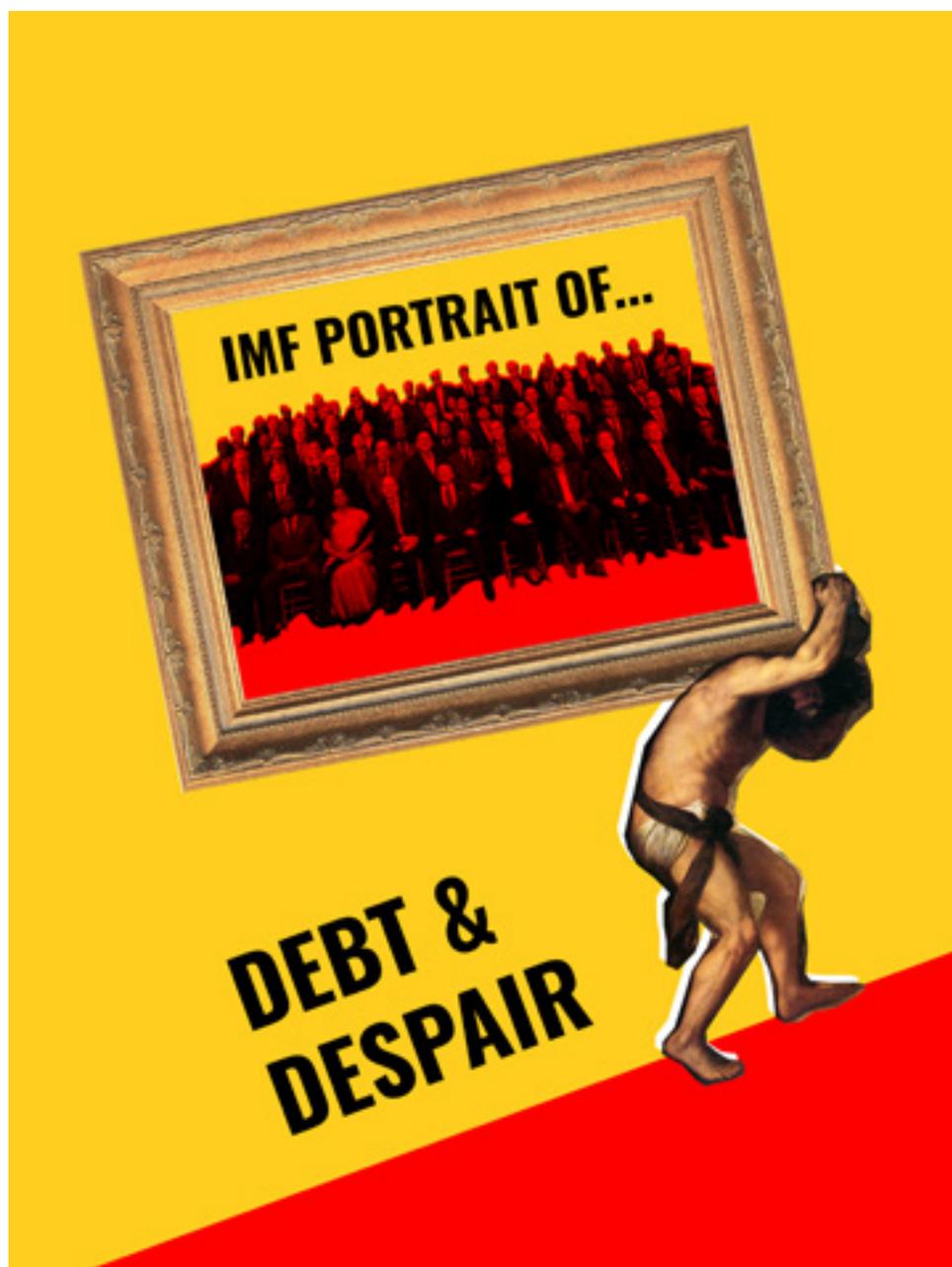
在十年前的信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带头在全球筹集资金（主要由美联储担保），以稳定金融市场，防止金融体系全面崩溃。其急迫心态是显而易见的：定期召开会议，敦促有财政盈余的国家出资紧急救助金融机构。对于失业、饥饿、疾病、社会体制的普遍贪婪等严重问题，他们倒是没有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根本不会注入资本，以解决全球近 10 亿饥民的温饱。根据全球饥饿指数（2019 年），117 国中有 43 国饥饿程度被定为“严重”级别。农作物大量使用毒素，粮食营养价值越来越低，可能导致缺乏锌元素和蛋白质的人数增加。全球领导人尚未认真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事都没有金融市场的动荡值得恐慌。

各国央行及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报告显示，未来一段时间，西方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特点将是，制造业、服务业的投资低迷，大部分行业生产停滞不前，以及随之而来的低增长率。全球增长率低、投资低加剧了就业问题，加剧了社会制度的崩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在 2021 年就将发生。在其 2019 年 10 月的《世界经济预测》(World Economic Forecast) 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为“2008-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0 年将略有增长。这一微增是基于对“拉丁美洲、中东、欧洲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改善的预期。希望寄托在巴西、墨西哥、匈牙利、波兰的经济

复苏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种希望是渺茫的。无论在拉丁美洲、北非还是西亚，部分地区都被卷入了抗议浪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支持其政策的盟友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极为狭隘的解决方案：对内继续实行紧缩政策，对外终结贸易紧张关系。这是一种互相矛盾的政策立场，因为它并不理解，贸易紧张关系恰恰反映了紧缩政策将社会掏空的现实。它们是因果关系，且是互相作用的。



# 经济紧缩时代

大约 50 年前，因全球债务危机不断升级，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屈服了，加之苏联解体，经济紧缩时代由此开启。在债务危机的压力下，加之几无其他融资渠道，第三世界全盘接受了紧缩政策。紧缩时代的生产有几点值得关注的重要进展。

1. 技术。具有全球野心的资本主义曾因具体技术条件的局限性而受到牵制。这些局限性现已消除。它们包括：

a. 实时联通全世界的高质量通信系统。

b. 计算机化，使企业具备管理复杂数据的能力，从而有能力统筹物流。

c. 高效的物流和标准化。集装箱的出现缩短了运输时间及货物流通时间。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tandardisation) 的严格规则使得世界任何地方的商品都可以溯源；电缆等级和玻璃品种标准化了。

2. 政治。在华约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及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之后，苏联和第三世界变得软弱，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减少了，特别是在贸易、发展、劳动力方面的体制。随着苏联解体以及第三世界的屈服，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输送进了资本家的企业。

3. 经济。数亿工人相互竞争，使得工资套利成为企业运营的核心内容。生产分离（我们在工作文件 1《现世之殇》中讨论过）使得跨国公司依赖于分包制造，这意味着这些公司既没有投资生产，也不承担任何风险；风险是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分包商承担的。哪怕增长率往往是停滞不前的，跨国公司的利润却是急剧膨胀的。

4. 社会。跨国公司及其分包商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税收罢工 (tax strike)，他们转移到避税港的资金迅猛增长。据税收公正联盟 (Tax Justice Network) 估计，藏匿于避税港的财富总额为 32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已开采并流通黄金总值的 4.5 倍。如此巨额的财富，个人从社会生产中累积的如此巨额的剩余价值，它们的转移正值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在美国财政部及其盟友的压力下力图减少赤字支出，争取实现预算平衡之时。由于税收收入减少，加上对于赤字支出的防范，政治方向不同的各国都大规模削减开支，但并不削减军费，而是削减社会支出，其中医疗保健、教育、老年护理、扶贫等方面的削减幅度最大。

5. 经济紧缩。经济紧缩的世界割裂了社会，使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损害了孕育共同体的社会制度）艰难生存的社会形式受到巨大压力。抗议活动难以避免。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 (IMF Riots，第一次发生在 1976 年的秘鲁利马) 震撼了该组织。这些抗议活动在 80 年代升级，1985 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特别严重的骚乱。1981 年至 1986 年，在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达到高潮期间，美国银行的汤姆·克劳森 (Tom Clausen) 接管世界银行。他认识到这些抗议活动的重要意义。克劳森说：“当人民绝望时，革命就会发生。”他说，“我们从显而易见的自身利益出发，也不能把他们逼上绝路。必须救活病人，否则治疗将是无效的。”致贫及掠夺的政策未见得必须改变，只是剥削程度不应该到引发动乱的程度。经济紧缩和掠夺是紧密相连的。

紧缩政策管理者的政治背景各有不同，并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来监控紧缩政策：有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做法，有将军和平民的做法。本世纪初的几年，紧缩政策的主要政治、政策框架是新自由主义，这一框架偏袒有产者，削弱了大多数人的社会基础。在新自由主义的摧残下，把私有制及创业精神视为成功之道的想法已灰飞烟灭。左派实力薄弱意味着这种绝望无法转化为旨在改善社会的政治力量。

新法西斯分子就在此时乘虚而入。新法西斯分子的共同点是他们对无望社会的态度。他们对待社会问题的做法是污蔑弱势群体：移民、土著、性少数群体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新法西斯分子利用“他者”政治让一部分弱势群体感觉强大、感觉良好。这种有害趋势的一个体现便是“贸易战”的发生。对特朗普来说，把美国的失业问题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比承认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危害更容易。南非未受到新法西斯主义浪潮的侵袭，这是因为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遗产迄今保护着南非，使它免遭这一特定的毒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Gita Gopinath）在《2019年世界经济预测》的引言中写道：“决策者迫切需要协同缓解贸易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她所指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令国家间的贸易体系产生动荡（请参阅汇编7:《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与“贸易战”》）。但正是“决策者”为这场贸易战，即经济紧缩政策奠定了社会基础。



## 两极化的世界

2009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个世界大国组成了金砖国家集团。这个集团已经成立10年了。当金砖五国出现时，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作为全球秩序支柱这一“单极”时代的终结以及“多极”时代的开启。金砖国家提出了一项建立新机构的计划，这些机构相当于但又不同于美国政府掌控的机构，包括开发银行和评级机构。在过去十年中，金砖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巴西、印度和南非）经历了重大的内部变革。其阶级斗争不太关心社会民主，结果国家转向了声势强大的新自由主义；在印度和巴西，新法西斯主义得以掌权。这些国家效忠新自由主义，某些国家甚至效忠新法西斯主义，因此趋向于顺从美国。金砖国家成为多极化基石的希望化为泡影。

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阎学通教授认为，世界秩序已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转变为以中国和美国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两极格局。他认为，向两极体制转变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竞争将十分激烈。核威慑将阻止这场竞赛向军事方向恶性发展。贸易战、制裁以及市场争夺是紧张局势的主要特征。在此期间，“混乱和无序”将是世界的主要特征。他认为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这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报告的结论相同：“到2030年，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大国）会成为独霸世界的强权。”

虽然巴西、印度、南非不再是建立“不结盟”或多极体制格局的中坚力量，但在转向两极世界的过程中，俄罗斯逐渐成为中国的伙伴。中俄合力塑造新的两极体系，其原因至少有两个：

- 1) 美国及其盟友长期以来都在干涉中国和俄罗斯的主权，无论是通过北约向俄罗斯边境扩张，还是通过美国在日本及中国台湾推行的进攻性海军战略。这种干涉的结果是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远离欧洲市场，所以希望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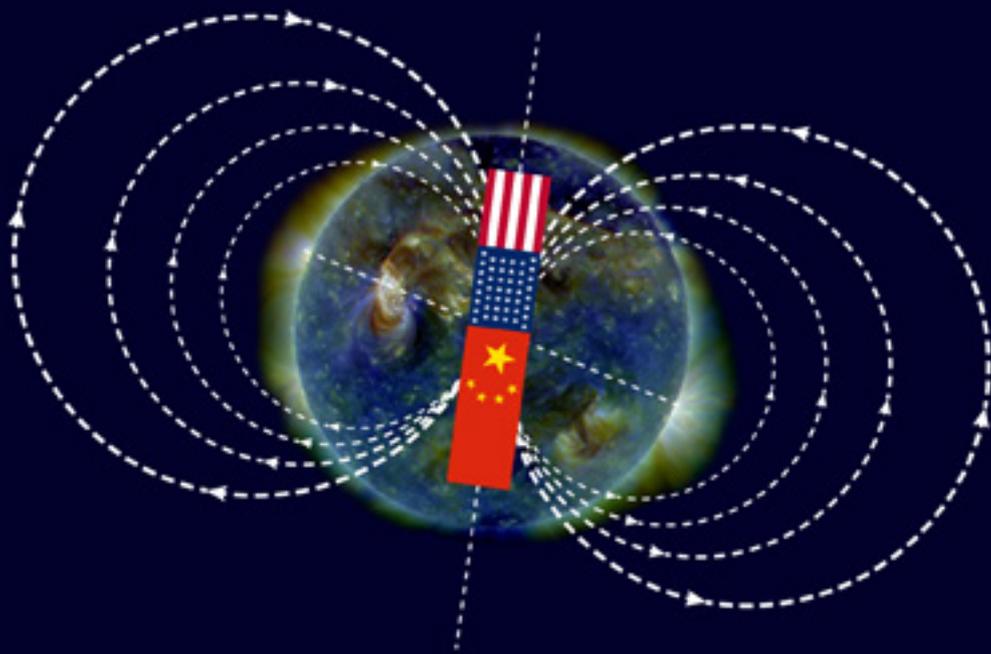
2) 美国企图逼迫中国放弃对于美国企业的经济优势, 贸易战由此打响。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希望摆脱对于美国市场的紧密依赖。摆脱美国市场的途径包括“一带一路”计划及涵盖欧亚大陆、印度洋的“珍珠链”计划。“一带一路”计划对中亚国家寄予希望, 而俄罗斯在中亚一直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阎教授认为,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 但在军事实力、文化实力(或称软实力)以及战略关系方面比之美国仍稍逊一筹。中国最多只能是周边性防御, 其军事力量无法触及远离国界的地方。中国尚无法施展文化影响力, 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尚不成熟。

不过, 日益增进的中俄伙伴关系为中国采取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提供了平台。此类事例包括中国在伊朗、日本(涉及中国钓鱼岛)、叙利亚、乌克兰、委内瑞拉等问题上的立场。

随着两极秩序逐渐成型, 国际秩序的重心将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摇摆。这两个大国如果不就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谅解, 就会出现更多的区域性组织, 它们的标准各有不同, 对贸易和发展的理解也更加差异化。这种裂变趋势是否会影响世界金融体系这一问题并不在讨论之列, 这似乎在暗示世界金融体系将不受影响。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 金融势力存续的暗示就意味着在两极格局中不会发生全球层面的重大变化。紧缩政策的替代方案尚不明朗。

# THE BIPOLAR



# WORLD.

## 第二部分

# 来自各大洲的报告

### 南非

根据世界银行 2018 年的一份报告，南非是全球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基尼系数为 0.63。其代际流动性很低，这意味着不平等现象是代代相传的。即便白人在南非的精英和中产阶级中不再占绝大多数，贫困现象仍然发生在黑人身上。

2020 年南非将面临低增长、低就业前景；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预计将使失业压力、贫困、不平等现象加剧。该国的经济增长连续第六年低于人口增长。

系统性、结构性失业的危机（对年轻人的打击尤其沉重）、经济发展持续低迷被普遍认为是严重问题。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这会造成政局不稳，并指出了仇外暴力行为以及威权民粹主义势头，两者都产生于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内部，并体现为经济自由斗士 (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组织的形式，这都是未来危机的不祥之兆。各种政治派别都在使用危机这种说法。

精英公共领域的主流派正在努力推动一套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包括紧缩、私有化及打击工会。财政部长按照这些标准给出的一系列提议得到了大企业、右翼智库、大多数公共评论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热情支持。

## 腐败

公众讨论和许多公众情绪的根源是雅各布·祖马 (Jacob Zuma 政府, 2009-2018 年) 治下形成的强盗政治受到的广泛反对。这种强盗政治的形式打着激进民族主义的旗号寻求合法化, 并有效利用“假新闻”, 一直受到执政党 and 经济自由斗士组织内部一个实权派系的有力支持。

祖马领导下的国有企业管理严重不善, 导致国库挥霍了大约 1 万亿兰特。这种巨额腐败和大规模挪用公款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政府在许多公民中的信誉, 使得许多人认同私有化的主张。

在塔博·姆贝基 (Thabo Mbeki, 1999-2008 年) 执政期间, 政府迅速转而从国家及半官方组织来改善大多数黑人的生活。然而, 强盗政治已经严重制约了政府推动社会变革、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能力。政府信誉缺失极为严重, 现在连一些工会都支持私有化了。

与此同时, 因为知名工会人士支持祖马, 加之一些工会堕落至严重腐败的地步乃至成为黑帮, 在整体上削弱了工会的社会地位。这导致了右翼分子对工会的猛烈抨击。工会被描述并被歪曲成强盗政治的盟友, 或者用一位著名评论员的话说是“被宠坏的孩子”, 他们反对紧缩开支和与通胀相关的年度增长要求, 从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很多公众人物都会用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的名言“内部敌人” (the enemy within) 来指代工会。



\*2018年4月25日，南非工会联合会数千成员聚集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豪滕省政府办公楼外的西蒙兹大街上。这次游行是南非工会联合会为了抗议时薪20兰特的最低工资提议而在全中国组织的罢工和抗议活动之一。

图片：New Frame/Daylin Paul

## 经济紧缩

南非面临着评级下调的生存威胁。每当评级机构准备公布数据时，媒体就会大肆渲染他们的公告及其对于国家的影响。这被当成了政府推行紧缩政策的压力点。公众经常被告知，如果不实施紧缩政策，评级就会被下调，灾难就会随之而来。

媒体也对债务占 GDP 的比例和公共部门的工资账单进行了疯狂报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0 年全球债务占 GDP 的平均比例为 82.9%。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103.7% 和 55.1%。南非的债务与 GDP 之比 (60.8%) 低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的占比，如巴西 (92.4%)、阿根廷 (69%)、印度 (67.8%)、埃及 (84.6%) 和巴基斯坦 (79.1%)。南非的问题在于 GDP 增长，而不是债务。

在过去的三年中，南非政府削减了 2000 亿兰特的开支；在 2019 年 10 月的中期预算中，财政部表示已经确定在未来两年削减 490 亿兰特。其紧缩金额还有 1500 多亿兰特，但尚不确定从何处削减。紧缩政策会抑制 GDP 增长；低 GDP 增长率使政府收入减少，导致预算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这导致债务占 GDP 的比例的上升。

媒体已在大力宣传将公共部门的工资作为下一步削减开支的一个选择。根据预算报告，自 2010-2011 年以来，公共部门的平均薪酬年均增长率为 8%，并不比其他经济部门 7.2% 的增长率高多少。按国际标准，公务员人数占总人口和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较低。

## 左翼计划

鉴于最近南非国家机关受到渎职行为的影响，现在右翼势力很容易将反腐与紧缩政策联系在一起。相应地，右翼经济学说在南非已为人司空见惯，被视为南非经济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过去十年来，国家内部管理不善，导致公共领域要求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公共领域使用左翼话语的主导力量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祖玛强盗政治派系和基于种族的民粹主义（也属于强盗政治）的经济自由斗士组织。不出所料，由于这些掠夺、专制的组织篡夺了左翼话语，左翼话语的信誉已大受损伤，而且常被看作仅是强盗政治的掩护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计划必须摒弃紧缩政策、私有化、打击工会等做法，通过其他替代方案来恢复其信誉；我们的话语和政治框架必须明确反对非国大祖玛派及经济自由斗士组织的强盗政治，反对作为强盗政治唯一替代方案的新自由主义政治。

进步知识分子组织计划的缺失是右翼经济思想得以稳固的原因之一。在有进步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的地方，他们与实际政治力量通常没有关联。因此，南非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我们必须将南非的经验与其他采取紧缩措施国家的经验联系起来，与这些措施对国家安全稳定的影响联系起来。



\*2019年6月17日，爱玛·莎班古举着标语牌。此时，南非家政工人联合会成员在比勒陀利亚的教会广场聚集在一起，开始游行抗议。家政工人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前进，抗议劳动不公及薪水微薄。

图片：Ihsaan Haffejee

# 印度

由于印度面临着严重经济衰退，当印度政局及社会陷入危机时，右翼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就兴高采烈地掌控了政府。印度人民党 (BJP) 政府没腾出手来解决社会遭受的深重创伤，相反，它把国家进一步推向了苦难。

这场酝酿中的危机多年来就有着明显的迹象。农业的长期困境已成为一个现实特征，其根源是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忽视，而旱涝灾害等极端天气事件使之更加恶化。来自拉贾斯坦、马哈拉施特拉等邦的农民走上街头，要求为农产品提供公道的价格，增加农业公共投资，以及为微小农户提供负担得起的信贷。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回应漫不经心、强词夺理。

工业、服务业已经被农业经济拖垮。政府就业情况调查显示，就业率正在下跌，失业率攀升到 40 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工业生产指数不容乐观（尤其是汽车业、建筑业已经下滑）。与大批农民自杀的现象如出一辙，建筑工人也在自杀。

莫迪采取废钞措施（撤回纸币以应对腐败），实施新的间接税制度（商品服务税），这些缺心眼的计划损害了非正规部门，而正是非正规部门为印度创造了大量非农业就业机会。尽管非正规部门对创造正式价值的贡献相对较小，但此类部门（包括以家庭为主的小规模零售部门）吸收了很大一部分非农业劳动力。人民党政府声称商品服务税将使非正规部门成为纳税部门，但实际情况是，守法纳税的高昂成本会使这些收入微薄的企业陷入危机。大企业如今要消灭这些岌岌可危的零售商店就更加轻而易举了。

## 银行危机

印度的大公司及亿万富翁欺骗和损害了目前仍由公立银行主导的印度银行业。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企业在政府银行资金（这是来自公众的存款）支持下大肆投资。许多投资都是虚假的，用于将资金转移到离岸避税港。这些由政府

纵容的银行欺诈行为使得精英阶层的财富实现了巨幅增长，这与他们对印度经济的贡献是不相称的。

这种资金浪费导致印度银行无法为经济投资提供资金。依靠银行提供周转资金及投资的小型工业企业纷纷关停；无论是关是停，工人总免不了会失业。大企业本身有盈余，也容易获得非银行融资，它们不打算投资或准备削减投资，这是因为工业产能已大量过剩，主要体现在电力、钢铁、汽车等行业。

GDP 数据表明，印度经济正接近停滞。由于低投资、低消费的预期，经济内部没有自发机制来促进增长、刺激就业。

## 假象而非现实

人民党并未采取措施恢复人民生活，只重视形象和媒体管理。如果政府报告显示经济衰退的迹象，这个消息就会受到压制。这类消息只有通过吹哨人才会公之于众。当政府报告表示失业率为 45 年来最高时，印度人民党就将该报告延至 2019 年大选之后发布。当一项调查发现人民消费水平 40 年来首次下降时，政府就会置之不理。

人民党政府以经济繁荣的假象为幌子，拒绝增加可以提高就业率的公共投资。相反，它加大了对企业的减税力度，从而减少了公共支出的收入来源。政府将具有战略意义的盈利公共部门私有化，以安抚企业，后者随后以低价收购这些部门，并通过蚕食公共资源来获取利润。正因为如此，经济衰退没有影响到印度精英的净资产。例如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 (Mukesh Ambani) 的净资产达到了 4.2 万亿卢比。

## 印度教国家

与印度人民党不注重解决经济困境形成对比的是，它一心一意要让印度转变为印度教国家。肆无忌惮的右翼暴徒攻击少数民族，而政府则在削弱少数民



\*2019年11月18日，在德里向印度国会前进的“学费必须下调”游行队伍中，学生们举着 LGBTQ+ 的旗子。

图片：Peoples Dispatch / V. Arun Kumar

族的权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在国内制造宗教分化，人民党认为这会掩盖住经济困境。

政府违背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人民的意愿，废除了赋予该邦自治权的宪法第 370 条（详情请查阅红色警报 1：《克什米尔》）。该邦人民被剥夺了基本自由，而且该邦自 2019 年 8 月以来一直处于封锁状态。

27 年前，一座 16 世纪的清真寺被人民党的党羽组织摧毁。这些组织想在清真寺废墟上建造一座寺庙。法院枉顾事实和天理，做出了有利于执政党朋党的裁决，允许他们在曾经矗立着清真寺的地方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

在阿萨姆邦，印度人民党通过实施国家公民登记制度进一步打压印度穆斯林，该制度的表面目的是辨识未登记的移民。在这项制度以及 2019 年公民权利修正案中，人民党围绕宗教身份加深社会分化的用意昭然若揭。在阿萨姆邦，200 万被登记册除名的民众面临着被剥夺印度公民权利的危险。国家公民登记制度和公民权利修正案的影响都很广泛，但最主要的是，它们会疏远少数族裔社区，扩大多数主义的影响。

## 动荡

尽管印度人民党试图通过宗教分化来转移人们对不平等现象和经济困难等根本问题的注意力，但愤怒与幻灭感已然产生，尤其是在农村和城市的劳工阶级中。左翼运动是唯一敢于引导人民痛苦与幻灭感的力量，但左翼自身还不够强大。没有一个由左翼领导的强有力集团，恐惧就会深入人心。非左翼的反对党已经沦为机会主义联盟，包括与印度人民党结盟。

工农游行是印度人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学生抗议活动也是如此。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目前针对宿舍收费上涨的抗议活动便是其中一例。学生们抗议将高等教育私有化，抗议将高等教育变成右翼意识形态堡垒的企图。学生、农民、工人、少数民族处于这场抗议活动的最前沿。这些抗议活动的力度是否足以对右翼统治构成挑战还有待观察。



\*2019年12月20日，当抗议公民权利修正案和公民登记制度的人群受到警方采取的暴力行动后，人群聚集在德里贾玛清真寺。

图片： Sreekanth Sivadasan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至少从 2015 年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就面临着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展开的攻势，它们围绕养老金、能源、劳动力、教育、卫生等事务推行一揽子的市场化改革，鼓吹这种改革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大国。这种攻势还加剧了私人跨国公司侵占自然资源的现象，强化了美国的掌控及干预力度。这些政策通过选举议会政变或限制右翼联盟得以推进制约了自由民主的形式，鼓励了保守主义乃至新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的文化。在区域局势不稳、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这些政策使得掠夺和剥削日益严重，不平等现象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

## 新自由主义攻势的危机与重构

2019 年这一年，该地区经历了这种攻势的极限、危机、重组（参见汇编 2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新自由主义攻势和新抵抗运动之间》，*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etween the Neoliberal Offensive and New Resistances*）。一方面，民众起义、大规模动员、制度和选举改革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一揽子市场化改革遭到了反对。整个紧缩制度经历了合法性危机。10 月，该区域各国人民走上街头，震撼了效忠新自由主义和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政府。

另一方面，11 月初玻利维亚发生的政变和随后人民运动受到的血腥镇压标志着帝国主义攻势在利用专制军事镇压形式方面进入了新阶段。玻利维亚政变政权表现出的暴力与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海地如出一辙，各国政府对抗议活动和社会动荡做出了相同的反应。保守主义政治令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沾染了鲜血，自 10 月底以来，已有 100 多人被暗杀，数百人受伤，数千人被拘留。

## 从混合战争到政变

组织管理，直指帝国主义在该大洲的持续密集干预。自 2019 年初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加大了对委内瑞拉金融、商业、媒体的封锁，并试图乘混合战争升级之机发动外部军事干预。（如需了解详情，可参阅汇编 17:《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的混合战争》，*Venezuela and Hybrid Wars in Latin America*）。

但这些算盘都落空了。委内瑞拉和古巴政府及革命进程的复原能力（尽管军事和经济围剿企图压制它们）证明了该大洲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与人民抵抗之间的斗争尚未决出胜负。危机天天都在发生，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开辟了新的战场。这一战场向我们表明，拉丁美洲已成为中国和美国两极争端的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引爆点。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干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通过商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加大了经济参与。

## 新的抵抗活动

2019 年最后一季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现了一波斗争浪潮。特别是海地从去年年中开始的运动，其历时之长、抗议力度之大、镇压力度之大都是惊人的。海地也因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率先爆发独立革命（1823 年）的历史大背景而闻名，它也因此在该地区成为鼓舞人心的榜样（可参阅汇编 8:《翻天覆地的海地：关于革命往昔与将来的传言》，*The Uprooting in Haiti: Whispers of a Revolutionary Past and Future*）。这一轮的抗议活动最初是针对若弗内尔·莫伊兹（Jovenel Moïse）政府的紧缩政策；但它也反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禁运，禁运使得海地无法通过加勒比石油计划（PetroCaribe scheme）获得燃料（见红色警报 4:《海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抗持续不断，愈演愈烈。

智利的群众动员和抗议活动（始于 10 月）、厄瓜多尔的抗议活动（尤其是 10 月 2 日到 10 月 13 日）、哥伦比亚旷日持久的全国罢工行动（始于 11 月 21 日）以及海地的抗议活动使该地区持续受到震撼，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这些抗议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最初都是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一

项主要改革，即削减燃料补贴以及运输价格、粮食价格的相应上涨。其次，这些抗议活动发展得很迅速，因为它们吸收了那些面临着贫困、受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他方面掠夺的社会阶层。社会运动不断蔓延，难以控制。

这些抗议活动与 21 世纪初的抗议活动是相呼应的，后者爆发的原因是以前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对该地区的压迫。这些抗议活动的长期性、群体性、青年和妇女发挥的突出作用、斗争中的群众动员、对街道、广场的占领，都与之前的斗争如出一辙。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会出现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2019年12月9日，圣保罗南面的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在庆祝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被释放的集会上，人群用肩膀抬着卢拉，让他回到ABC金属工人联合会总部。**

图片：Ihsaan Haffejee

## 合法性危机的方法和限度

新自由主义在该地区的合法性危机不仅表现在街头，也表现在选举上。不久前阿根廷总统选举（2019年）标志着自2015年以来统治该国的保守联盟的失败，这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但是，今年12月上台的左翼领导下的新政府面临着严峻挑战。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是在衰退与通货膨胀的严重经济危机背景下宣誓就职的。引发这一危机的是严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追加债务的协议，解决本已沉重的外债问题。（请参阅汇编10：《阿根廷回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rgentina Goes Back to the IMF*）。新政府接过的问题是很多的，在右翼受美帝国主义鼓动的背景下执政的威胁与挑战使其更加脆弱。它唯一的盟友是玻利瓦尔轴心国（指古巴、委内瑞拉两国）和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的政府。

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在含冤入狱580天之后获释，这也带来了一些希望。在这期间为他争取自由的持续斗争为左翼提供了阐明其主张的路径，而且斗争发生的背景是经济危机及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政府的民众支持率下降，亚马逊森林大火、盗用自然资源政策的变本加厉使其更不得人心（见汇编14：《巴西的亚马逊：地球财富造就了人类的贫穷》，*Brazil's Amazon: The Wealth of the Earth Generates the Poverty of Humankind.*）与此同时，秘鲁发生体制危机，国会因贪腐指控被关闭，这是秘鲁政治生活的一个里程碑；在明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如奉行紧缩政策的政党未获委任，则该国的局势稳定或许还有些定数。

## 专制主义的反应

另一方面，这一波抗议示威远未引发政治危机，其结果既有部分让步，又有严厉镇压政策的实施。最近的新自由主义浪潮试图通过法律战（利用法律为右

翼政治目的服务)等机制夺取并巩固权力,这使得自由民主体制框架不堪一击。当前新自由主义者和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打压是通过公然使用国家暴力、限制民主自由以及武装力量在国内进行直接干预,这些更为暴力的做法加深了其专制主义的倾向。

迫使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和阿尔瓦罗·马塞洛·加西亚·利内拉副总统流亡国外的玻利维亚政变引发了对革命斗士及其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代表、大众运动组织代表的迫害,导致土著人民公开愤怒示威,这正是当前打压的特征。这些专制主义、种族主义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是在该地区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殊途同归。

## 愿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面临的矛盾是这样的:一方面,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维护新自由主义政策,该地区的政治格局越来越趋向专制主义。有些政府敢于推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策略性候选人,表明:这种紧张关系可能有一个民主的、大众的解决方案(最近的例子是阿根廷的经验),表达政治、社会异议可以使我们向着远离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前进。





\*2019年11月21日，哥伦比亚开展全国罢工，全国数十万哥伦比亚人被动员起来，反对右翼总统伊万·杜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群众运动浪潮的一部分。

图片： Colombia Informa / Juan Ignacio Muñoz





###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http://www.thetricontinental.org)